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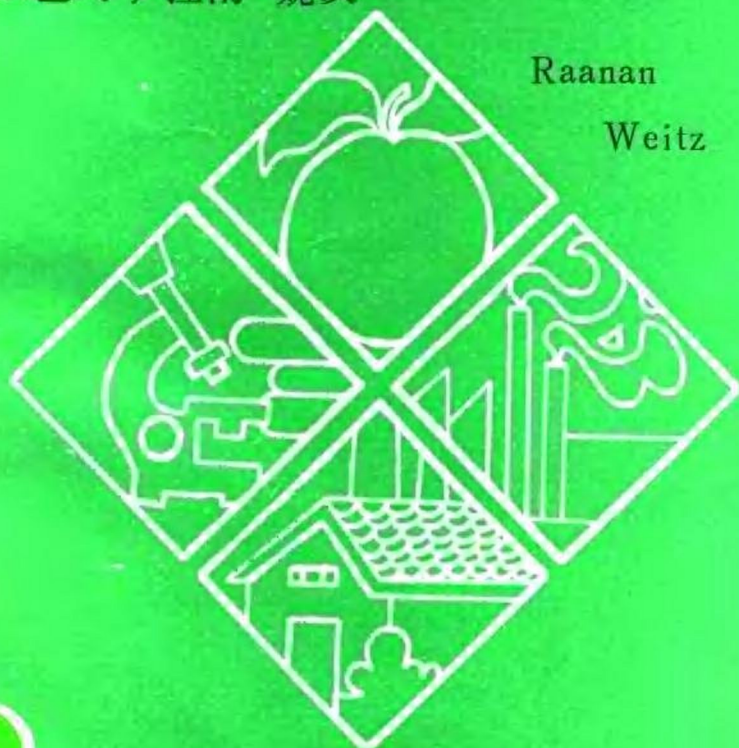
从贫苦农民 到现代化农民

——一套革命的农村发展战略
及以色列的乡村综合发展

(以色列) 拉南·魏茨

Raanan

Weitz



中国展望出版社

从贫苦农民 到现代化农民

——一套革命的农村发展战略
及以色列的乡村综合发展

The second impression of the book
was assisted by the Development
Study Centre of Israel

(以色列)拉南·魏茨著

杨林军 何大明等译

何平校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90年·北京

Raanan Weitz
FROM PEASANT TO FARMER
A Revolutionary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1年版翻译出版

从贫苦农民到现代化农民

——一套革命的农村发展战略
及以色列的乡村综合发展

(以色列) 拉南·魏茨著
杨林军 何大明等译 何平校

中国展望出版社
登封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200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001—7000
ISBN7-5050-0971-0 / F·423
定价: 4.00元

内 容 简 介

作者拉南·魏茨,系犹太局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安置部部长,经过25年的实践,负责为来自欧洲、中东及其它地方的移民,在农村建立移民点。后来,他还在缅甸、东南亚及世界其它地区从事农业发展项目。

本书系作者在47个发展中国家调查研究的结晶,作者得出了“没有一个坚实的农业基础,发展就不可能合理地持续下去”的结论。本书详细介绍了为实现发展而采取的成功方法及行动过程。

本书为发展政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它强调促进农业,并不仅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食物紧迫,还因为农民及其社区的风俗习惯,提供了一个发展框架,只有通过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足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够提高。

△成功的发展纲领,一定要考虑到人民的感情,及他们如何看待世界。

如何把模糊的总的原则,转化为具体实用详细的指导,转化为能在各个层次上贯彻的发展政策;为从国家决策人到农场的具体指导者,展示如何去做,便是本书的目的。

中译本序

拉南是以色列的农经专家。我当过他的翻译，在中国，也做过他的学生，在以色列。

拉南是以色列建国后的犹太局安置部部长，也曾在联合国发展组织中任职，名气颇大，1990年因其对以色列农业发展的贡献，获得该国最高奖——以色列奖。退休后，还一直是以色列发展研究中心（原安置研究中心）的首脑，每年国际研讨班开课时，他总在星期四上午自己驱车四十公里，从耶路撒冷的家里赶来授课。

1987年秋，他到北京来出席国际农经会议，应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巫继学之邀，到河南访问过一周，我陪他四处参观。他对少林寺、中岳庙等古迹不感兴趣，到了古都开封的龙亭、铁塔，甚至没有下车，只是绕行一周便了事。但沿途却频频要求下车，弄得司机莫名其妙。在密县，他看到农民正在耨种麦，便跑进地里去和农民攀谈，问及种子、产量。那是一户庄稼人，连牲口都没有，父亲扶耨，女儿和小儿子在前面拉着走。远处的田里，有的用牛犁地，有的吆喝着驴往地里送粪。拉南说，几十年前的巴勒斯坦地区也是如此，他的父亲就从事过这样的耕作。看到这些，好像又回到了童年，分外亲切，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啊。我的心一下子亲近了好多。

在中牟县，他看到路边农民用白塑料膜在地里搭棚，兴奋不已，下车去观看，说以色列现在也是搞塑料大棚，从事精耕细作的集约型农业。我说这儿是贫困县，黄河决口后从该县流过，留下大片沙荒，过去春季风起，黄沙掩天蔽日。他说以色列南部也都是沙漠，只要有了水，沙地是金不换呵。沙地通风透气，昼夜温差大，

以色列采用节水的滴灌。肥、药都溶进去，水果、蔬菜长的特别旺，比粘土地好多了。你们守着母亲黄河，那是乳汁啊，条件比我们好，将来定比我们强。沙地是金不换呵！

在郑州白庄参观，他蹲在腥臊的奶牛棚里和农民聊天，他说他年轻时也喂过牛，农民不信。他说他估得出牛的下奶量，农民兴奋了，领到几头不同年龄的奶牛前，让他猜。他逐个报数，农民笑了，说八九不离十，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

陪他参观时，夫人就呆在宾馆里读书，她说她习惯了这种流动的生活方式。拉南跑过六、七十个国家。大半是穷国，帮助搞发展，太太一个人孤独惯了。他们老俩口告诉我，他们都读过一部中国小说，讲一个知识分子在农村劳改时，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说，这书写得极生动，当年他们在英国人统治的巴勒斯坦，也是冒险闭门读禁书《资本论》，马克思也是犹太人啊。

后来到了以色列，我才知道，这就是张贤亮的《绿化树》。中国小说译成希伯来语的很少，我仅见过两本，另一本是沈从文的《边城》。读过这两本书的以色列人大概很多。我们离开以色列时，登机前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接受安全检查，极其严格。除了行李检查外，先后要有两个人来盘问，前后不一致就无法离境。你到以色列干什么，住在哪。见过谁。去过哪些城市。买过什么东西。买后是否看着店主包装。行李是否自己收拾的。装好后是否一直随身。我明白，他们是怕恐怖分子劫机，行李中被人塞进炸弹，所以回答很简单。有的人太老实，认识谁，去过哪，逐一报来，盘查员也不厌其烦地听与问，一个人要解答上半个小时，飞机都往往要误点。好在盘查员多是豆蔻年华的女孩子（据说不少是女大学生勤工俭学），态度娴雅，才使乘客耐下心来回答。有一位小姐问起一位中国学者，你知道张贤亮和沈从文写过什么书吗？这位学者一向自视甚高，无所不能，却不防被女孩子难住了，他茫然结舌。盘查员一下子犯了疑心，您说您是中国人，竟不知沈与张何人！？她反复查看

护照。同胞赶来救驾，才得以放行。

从河南回北京的火车上，拉南让夫人睡下铺，他睡上铺。七十多岁的人，爬上爬下，同包厢的中国乘客觉得过意不去，提出要换给他下铺，他摇摇手，两把就登上去，笑嘻嘻地坐在上铺上。后来，他又到过中国访问两次，每次归国后，都在电视、报纸上盛赞中国的成就与改革。他还促成了中以学者互访。中以两国隔膜了四十年后，开始了科技文化等的交流，拉南功莫大焉。

拉南很重感情的。我到以色列，他驱车百余里赶到机场来接，一直迎到海关外，让我享受了贵宾的待遇，未经排队，直接出关。那时夜幕降临，地中海的暖风轻轻拂面，乌蓝的天空中映出棕榈树的剪影，我们站在树下叙旧。一轮明月从犹地亚山地升上来，那么大，那么亮，那么圆。

我好像很少见过月亮有这么大而圆，这并非异国的缘由，也并非是在耶稣的故乡，圣诞之地，象中国有了毛，太阳就特别红一样。细细想来，竟是机场周围无遮掩之故。

中心的沙龙主任驱车送我到雷霍沃特，这是以国的科研城，在机场南二十公里。拉南则还要向东驱车百里赶回家。后生小子，何德何能，竟动老先生大驾，亲临机场迎接。并非因为我为他作过翻译，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中国的感情。他说世界古文明中，仅有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流传存世。中国人是东方的犹太人，犹太人是西方的中国人，都是智慧的化身。

第二天，我们在中心的餐厅吃早饭时，他已经赶到了，和我们坐在一起喝咖啡（要交钱的，他们没有陪客白吃的规矩）。他是中心的灵魂。他领头创建的发展研究中心，一二十年来，为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培养了几千名从事发展的人材。每星期四上午，他都来给我们上课。他的课，各国学员评价最高。

学生欢迎他，不仅是他常公开批评以国政府的政策，主张和谈，更敬重的是他几十年为普通民众奋斗的实践与从事发展的丰富

阅历。他讲课的理论从不是长篇大论，简要而且极鲜明。

比如，他常说的口头禅是：No Jump，不要蹦。走快走慢都可以，发展过程中千万不可跳跃、超越，一蹦就会折断脖子。联想到我们的大跃进，在英文中和蹦是一个意思，真叫人扼腕长叹。

他说过，按秉性他本是很激烈的一个人，但他看到世界上过激的行为并没有给普通的老百姓带来任何好处，不过是头上换了另一批新贵而已，依旧是生活在贫贱之中，他就改变了自己的思路 and 做法，毕生奉献给发展事业。他说，不要看打的旗号，而要看普通老百姓的命运，这是检验的唯一标准。

他主张混合经济，计划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色列的一切，尤其是农业，80%都是公有制，几乎全是事先计划好的，但又极其重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以色列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社，而且成功地坚持了七十年。拉南是很爱公社的。一次，他讲到公社的一切都是公共的，还是那位在组织的红专学者问：性也公共吗？全班大笑。拉南正言道：您是开玩笑的口吻，可当年的理想主义青年却是很严肃认真地讨论过它，最后确定除了性，一切都是公共的，从鞋子袜子、外套到牙膏、茶杯。衣服不够，大家出门时轮流穿。创业难啊，硬是从沼泽、荒漠中开出了一块块新绿。

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他更倾向于让我们多看看以色列的合作社。他认为，公社是来自东欧的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少数精英的试验。对于传统社会的农民来说，过于高远。若尊重他们的话，更适宜的是引导他们团结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兴办产前产后服务的合作社。要循序渐进，不要蹦！联想到我国的公社，在强力之下惨淡维系了二十多年，终于解体的事实，不禁感叹拉南之言，与彭德怀、邓子恢等革命老前辈“办早了，办糟了”等受批判的言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真正是里通外国了。这哪里是哲人的先见之明，这是实事求是的净言！只有那为了一己偏见，视农民如草芥的人，才会抹视事实真相，一意孤

行，反诬忠贞之士，终酿成饿死上千万人的人间大惨剧啊！

列席我们研讨班的，还有中心培养的六名研究生：两名犹太族，两名阿拉伯族，一名利比里亚学生，一名肯尼亚学生。这两名阿族学员政治上都是很活跃的，当然是反对政府的（中心大概是工党派的，对沙米尔政府持批评态度），不过他们是以色列本土上的居民，早已认同为公民。一位来自游牧部落贝都因，他有七个孩子，开着一辆旧汽车来上课。我们担忧他怎么养活全家？一次他携妻女来中心。妻子三十多岁，一点不象被多儿女拖累的憔悴不堪的妇人。女孩漂亮极了，黑发、黑眼睛又大又亮，长睫毛、高鼻梁，天真活泼，和犹太儿童分不清（顺便插一句，每至华灯初上，雷霍沃特街上人来人往如织，一位中国学者精辟地称之为：雷霍沃特尽二桃，老人象核桃，少女象鲜桃。不少老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九死一生，历尽人间苍桑；年青人则兼备东西人种之长，形貌瑰丽。惊艳之余，曾经沧海难为水了）。他告诉我们，犹太和阿拉伯同属闪米特族，据圣经旧约记载，各自始祖为同父异母兄弟。我们不解，既然同为闪族兄弟姐妹，何必争斗如此？他说，越是兄弟才越打，你们中国几千年历史不也是各族窝里斗史吗？兄弟阋于墙、同根相煎的事比比皆是嘛。我们用毛的语录批驳了他的糊涂认识（从略）。他承认巴勒斯坦人原是中东生活水准最高、教育水准及素质最好的，但生活越好就越要民主、自由。真象埃塞俄比亚的饥民，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朝不保夕，也就毫无声息了。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不同层次有不同需求嘛。

中心请他们两位给我们作过报告，讲述他们在阿拉伯村庄搞发展的活动，另一位自然还提及了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犹太族占84%，阿拉伯族占16%，这不包括占领区的西岸和加沙地带），记得其中一条最鲜明的标志是，没有一个犹太族的公社（全国共200多个公社，一个社即一个村，大的一千多人，小的几十人）没有游泳池；没有一个阿拉伯村庄（均为个体户）有游泳池。听到此，

几位来自黑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不禁哑然苦笑，悄声说，我们那儿不是有水可游的问题，而是有粮可以免于饿死的问题。

两位犹太族研究生，男的是公社社员的儿子，也门移民的后代，很老实，老师常鼓励他发言。另一位是城市姑娘阿霞，一人占了两份的能量，她当过兵，工作了几年又想上学，见识多广，有点学生油子的味道，下课就在走廊里吸一美元一盒的“时代”烟。她上课常迟到，来了也从没有正襟危坐过，椅子往后倚，当成睡椅躺，两脚就插在桌斗里。一天换一身精心配制的破衣裳，滴溜耍瓜的。有的衣服瞻前不顾后，露个光脊梁，留给我们坐后排的观赏。我才知道，白人的皮肤有时也很花哨，布满了雀斑一类的斑记，也并非尽是“温泉水滑洗凝脂”的雪肤花貌的。

阿霞很勇敢，常常在堂上发难。拉南的安置部五十年代安置过来自也门、伊拉克等东方传统社会的犹太难民，在南方拉克什地区规划了综合发展的等级乡镇，很成功，这算是中心的骄傲和心尖了。一次拉南讲课，阿霞翘着腿叫出来，“拉克什，拉克什，老是这一套，都不会讲点别的？”我大吃一惊。大逆不道啊！

拉南两臂扶在讲桌上，探身问：“你多大年纪了？”声音好象是严厉的，眼睛好象也喷着愤怒，浓眉似乎也凝聚成一团。也可能这是我的错觉。因为我就坐在她的后面，直感到如坐针毡，低头不敢正视，恨不得钻地或逃离这块是非之地。

阿霞毫不在乎，说：“你不知道问妇女年龄不礼貌吗？”又是一颗炸弹！有人窃笑了。我在火力网下，如何敢笑？早惊呆了，只觉得炮火更凶，中流弹的可能性更大。孔子在内，“不迁怒”的人能有几何？

拉南似乎也不为所动，盯住问：“你多大年纪了？”僵持。胶着。大战前的沉默。阿霞终于开口了：“我20了。”班上哄堂大笑，她恐怕报的是十年前的年龄。我也乘机笑了一笑，抓紧时机先松驰一下。

谁知她中了拉南的计。“啊哈，我的孙女也比你大。她也常提这些愚蠢的问题。你们了解当年的情况吗？六、七十万人的小国，战争的创伤还在淌着血，四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扑过来。一下子涌来一百多万难民，一文不名，一点儿也不懂农业。没有吃的穿的住的。一切都要配给，要买一只凭票鸡蛋，都要排半天队。艰难的程度难以想象，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啊。”

我经历过六〇年的大饥饿，理解拉南的心情。一口米汤就是一条生命啊。阿霞生在富裕之中，哪里知道这些，又怎能明白？但拉南似乎没有上纲到“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理论高度，他的理论色彩似乎总是不浓的。只是详细地讲述了历史。

下课后，我对阿霞伸大拇指，夸她勇敢。她吐了一口烟圈儿，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一个人有什么想说，就应该说出来么！”

阿霞上课还照常发难，一点儿也不收敛。有一次还号召大家情愿推迟数量经济课的考试。但大家认为早晚要挨这一刀，反正是考不赢，晚挨不如早挨。她失去支持，只好作罢。

一次，她倚着栏杆叹气：“以色列太小了，我真想移民到中国去，那么大，那么美。”我们笑了，“中国可容不下您这号角刺人物，专门唱对台戏的张铁生、蒯大富式的捣蛋青年。”她诚恳地说，“到时候我就老实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您这毛病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纵惯坏的，恐怕是终生难治了。”她瞪目发呆。

我没有上过大学，授业的恩师较少。拉南是我敬重的老师之一。我能作他的学生，觉得很荣幸。这不是客套，而是心里话。二十多年前，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失去了求学的机会。四十多岁了，在世界动乱之乡、三教圣地的以色列获得了一次学习的机会，真有点不可思议。我很珍惜这次机会，乘机读了一些书，认真地思索了中国农业的发展之路。

拉南的课是最受欢迎的。他指定的必读书就有这一本。我读

了，觉得很有启发。请教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的张晓山教授，他也说，这书虽然二十年前出版，但至今仍有新意。于是，我决心把它介绍给发展中的中国。

回国后，我请英语造诣深的同志帮忙译完了此书。河南省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林军研究员，在百忙中翻译了第二部分共六章。何平译了前言、序言及导论。第一部分由何大明译第一章，杨清波译第二章，韩新民译第三章，沈可均译第四章，冉子扬译第五章，王成林译第六章，石安生译第七章，湾娜译第八章，李勇夫译第九章，杨卫译第十章，韩聪译第十一章。全书延请郑州电力学校何平老师审校。

原书后有详细的参考书目。拉南著书是很严谨的。但我认为，拉南此书植根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深厚的大地，吸取的是亿万民众实践的阳光，根深叶茂，流光溢彩。旁证博引的参考资料也不足以为之增色，就大胆省略了。当然也因阮囊羞涩，有点想节省每一个铜板的意思。读者诸公，若有兴趣我当抄录另纸奉上。

拉杂数千言，是为序。

何大明

1990年10月于郑州

附：以色列公社、合作社略影

人不睁眼看世界，就会孤陋寡闻，进而夜郎自大。正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要不是这十年改革开放，我自己还不知要愚昧到什么地步。

在国际研讨班，我才知道，世界上好多国家都进行了土改，而且有的还比我们早。到了以色列，我才知道，除了欧文等志士仁人搞乌托邦的失败尝试，1918年毛在湖南搞“新村”的流产，以及58年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大锅饭”外，世界上竟真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小社会，而且成功地坚持了七十年。世界上还有三个研究所专门研究这一现象，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与专著。这是公有制的胜利啊！

拉南安排我们参观了不少公社，还在一个公社住过几天。到了公社就象到了家。金钱在这里失去效用。所有的财产和生产资料为全体社员所公有。大家在一起劳动，衣、食、住、行、学习、娱乐，都由公社免费提供。

到了吃饭时间，信步走进餐厅就是了。全体社员都在集体食堂就餐。大厅是公共聚集的场所，各种通知、海报在门口贴得琳琅满目。过去，大电视就摆在这里，现在各家都有了彩电、电话、冰箱等，也是免费供应。

就象吃自助餐一样，每人取一个大托盘以及刀叉杯盘等，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舀饭菜，主付食一二十种，荤的素的，酸甜苦辣香五味俱全。如果还嫌不够劲儿，还可以当场加工。我看到有几个老太太和小学生围着电炉上的大平锅，在上面各煎自己的鸡蛋，有的想吃嫩点儿，有的想玩花样自创风味。几十张餐桌，随你挑着坐。我发现，人们并非仅是举家坐在一起的。小学生招呼着自己的同伴，

聚群边吃边说笑，几个老年人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天，一伙年青人则吃着争论着什么，也有的边吃边在看报。吃完，各自把餐具送到传送带上去清洗。真是抹抹嘴就可以走了。这里没有小娃娃，他们在托儿所幼儿园里吃小灶。

饭毕，有的去休息，有的老年人闲不住，径去车间、鸡场、暖房。我们跟着几位老人到工艺厂，这儿活不重，就是用彩色小石子拼镶各种图案。公社没有严格的退休制度，老年人聚在一起，边干边聊天。“有定额吗？”“没有。他们想干多少就干多少，不干也行。”可是公社的老人越老越不安生。老太太穿得比年青人还鲜艳，远看就象一盆花。他们是公社创业者，天下就是他们打的，爱干体力活爱管事。我发现生产第一线老人特多，问年青人呢？“他们在办公室，操作电脑，搞高技术呢。”

在公社，老人和小孩子是最幸福的，不愁吃穿，也不寂寞。穿，是每人每年分得一笔款项，用于支付衣着，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足够你花销的，用不完就存着以后用。有些衣服是公社缝纫房自制的。洗衣也全部自动化。衣服脏了，各家只需把它按棉、化纤、毛、内衣、外衣等分类，投入不同的洞口就行了。每家的衣物上，都有一个号码。一两天后就可来取走洗净烫好的衣物了。

小孩子从托儿所就开始过集体生活，有专人照料他们的生活，星期天才准父母接回家住一天。孩子们上小学就在本公社，中学就要坐着大轿车到几个公社合办的学校去上。十八岁时，和全国的青年一样，都要去服兵役。男的三年，女的两年（以国的小青年几乎全是戎装，飒爽英姿，假日回家也背着枪，守在路边拦车，如我国文革时下乡知青然。他们用手指着地面，表示我去的地方不远，就在本地区。各家都有孩子在部队，所以车上若有空位又顺路，总停下来捎带他们。）服完兵役，或继续升学，或回公社劳动。能有本事上大学，公社仍供养。有的公社，生活不如合作社，主要原因就在于教育经费支付得太多。

“如果青年人受了教育，想到世界上去闯荡，放行吗？”

“当然放行。谁想离开公社，随时都可以离开。青年人中，目前有一半出走，有一半留下来。走了就走了，不交什么培养费，他们走到天边，也是公社的孩子啊。如果在社里工作过一段，走时还要结帐算钱，按他最后一个月的工作收入（依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总共干了几个月，就给几个月的钱，好让他到社会上开始新的生活。”

“都走了，怎么办？”

“哪能？！来入社的人多了，有的从国外来，有的是想体验一下生活，干几年离开时都泪涟涟的。入社可不象退社那么容易，要经过一年的考验，全体社员大会通过，才能成为正式社员。”

公社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主管理。社员素质高，都把公社看作自己的家，各级领导岗位都由全体社员从自己中选举产生，绝没有个人独裁专断的一言堂，也没有从外面派来个社长，干坏了再调别社去当官的事。公社有生产、生活、教育、财务、福利等各种委员会，每一年改选一次，大家轮换着干。几乎每个人都是某个委员会的委员，都有责可负。随着生产复杂化，有些经理、厂长之位换得太勤了，对经营管理不利，是否可让有能力的人一直干下去？社员经过讨论，否决了这种可能导致独裁、进而绝对导致腐败的做法，大家轮着干，宁肯效率低些，也要民主！厨房、洗衣房里的活，每个人都得轮着干。

而且，公社不准从外面雇工，认为剥削行为与公平正义相悖。不过商品经济的大气候也逼迫着他们改革，但是抵制的势力也很强，不少社员要坚持理想、道德上的纯洁，反对见利忘义。

“有偷懒的吗？怎么处罚？”

“没有物质刺激和惩罚，只有精神手段。一开始是大家不理你，然后劳动委员会招你去讲清楚，干活不好是何原因。最后是开除出社。一般，大家的冷眼就使得懒汉自动离社了。”

公社几十年前开办时，得到过犹太基金会的资助，作为启动资金起了很大作用。但后来，社员认为花了别人的钱，就要受制于别人，不能真正当家作主，就把这笔钱还掉了。

公社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工业，以工补农。他们的社办企业，部分是农产品深加工，部分从事高精尖生产，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各公社也不是一样富的，但不搞平调。每公社交一定比例的钱给公社全国运动，由它来帮助差的社。

公社在以色列开国时势力很大，多数政府要员都当过社员。我们在以色列时，教育部长是社员，工资交回公社，他在政府办公，公社按出差给他发出差补助。头几任总理都是社员出身。开国元勋本·古里安总理在任时，以色列特工组织摩沙迪头子哈雷尔出国访问，要系条领带，他都反对，认为这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象征”。其实哈雷尔从未系过领带，当时连打领带也不会。本·古里安退休后，就到内格夫沙漠的一个公社里去放羊。女总理梅厄夫人二三十年代在公社生活，当时妇女争着和男人一样铺路、锄田、盖房、站岗，追求男女平等，谁也不愿下厨房。以致于她问道：“为什么牛棚里喂牛的工作比你在厨房里喂你的同志们要好得多呢？”假日晚餐，她给餐厅餐桌铺了桌布（床单做的！），也被同伴们批评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的丈夫反对公社集体培养孩子的方法，想自己培养孩子的音乐才能，面临家庭解体的威胁，她才含泪离开公社。不过她一直怀念公社，称那一段为最幸福的时光。后来她的女儿没上大学就到沙漠的一个公社去生活了。

国际研讨班的学员也觉得公社生活太刻板，不自由。一位以色列老专家激动地反驳：“什么叫自由？恩格斯说过，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你对人类的必然未来有了认识，就获得了自由。公社就是你的家，什么都给你提供，吃、穿、儿女教养、老人抚养，从图书馆到游泳池、网球场，应有尽有，青年们回公社劳动前，还可以周游世界一年。成年人每几年有一次国外度假旅游。你为人人，人人

为你。你尽情施展就是了，难道还不自由？你还要什么？”

我们探讨时，觉得环境恶劣也是公社成功的原因之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以色列自然环境很差，土地瘠薄，半年无雨，加上阿拉伯国家的敌视。外面的压力也迫使他们团结起来，共同生活。

但我们在以色列时，也见到报纸报导召开思想工作讨论会一事。他们认为，公社创业人献身精神极强，开拓了通向富裕之路；第二代是守业者，经历了四次战争，保卫祖国、建设家园的重担在他们肩上，也是不错的。第三代生活在较为安定的和平环境，受西方社会享乐思想的影响，不牢靠。高兴了，爬珠穆朗玛峰都可以；不高兴了，连自己房间的地都懒得扫。也有点和平演变的味道。公社的孩子，从小生活在集体之中，无忧无虑，天真单纯，不适应外面市场经济的险恶环境。有的女孩子在外面成家，上当了，扛着大肚子回娘家公社来。本来公社是艰苦开拓者的战斗集体，现在成了畏惧竞争的避风港了。会议感叹，思想工作，任重道远啊。

看来，谁都有自己的难处。不过，以色列是很重思想教育的，全国各地都有民族历史博物馆，各地都有烈士公墓，各公社都有纪念碑，上面大书：“二次大战中，犹太人被屠杀六百万，全世界对此默不作声。”告诫青年一代要自强，要自救！

公社的组织比较恒稳，多年来，一直占全国人口的3%，十万人左右。建国后迁移来的犹太难民，多从东方传统社会来，他们过不惯集体生活，多愿意到合作社去安家落户。

合作社是从公社分出来的，也有几十年历史了。独眼的国防部长达扬一家原是第一个公社的社员，后来不满意公社过严的行为准则，什么都要大家开会讨论通过。他们退出公社，组织了第一个莫沙夫（合作社）。

我们到过印度犹太移民的村庄，每家一份同等的土地和水，各自耕耘，各自消费，产前产后服务由村合作社经营，贷款也